

薛 汕 編

金沙江上情歌



華民族歌謠文庫系



系大學文謠歌族民華中

歌情上江沙金

編 汕 薛

間 時 版 出

月六年七四九一

者 行 印

社 草 春 海 上

號二九〇一箱信政郵海上

1—1000

· 有 所 權 版 ·

序

到上海後，生活的忙亂，精神的煩擾，使我幾乎沒有一日安甯過，回憶着過去十餘年，却多少留下一些不成材的東西，這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。

近些時，我的心境很暗淡，也時常在找一個爆炸的機會，而且是一連串的問題在我胸中沖擊着：作爲愛的根源的人性，爲什麼在我居留的地帶，竟是這麼樣泯滅着？作爲人類的花朵，燦爛的文化成果，爲什麼這樣被漠視、被踐踏着？作爲人，就不能沒有心靈的滋養，爲什麼風氣一壞至於此？……只要隨便在什麼地方，在什麼時候，這些觸目驚心的事，竟被當成家常便飯了。

爲了做一個人的「聊以自慰」，於是我才考慮把這些不成材的東西印出，明知這冷貨未必合時調，未必有衆多的人來光顧，更明知可能是虧了本，我還是不顧一切，即使是失敗了，也足勉勵了自己，我沒有浪費過什麼日子。

把這一部的原稿重讀了一遍，我重溫了愛，也重溫那麼善良的感情，是那麼的原始，是那麼的沒有市儈的氣味，把我帶回到童年時常憧憬的夢中，一下子洗刷了我心中的污垢，鼓舞着我知道一些生活上的歡樂，我苦笑了。現在，當我企圖以這一點「苦笑」，提

起筆來寫序的時候，自然，我必抑制着太容易發洩出來的感情，先說一說原委。
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我隻身攜着一些材料到達重慶，在戰爭的那些日子之中，我是什麼東西都可拋棄，衣物書籍之類都可以，就是這些玩意不能離開手，這點居心，我會被同居約十年而今已分手的W所不諒解，不過，當我想到「愛情誠可貴，生命價更高」時，我抱着「生命」固執着，我在求得以後有人了解我，能夠有同好因得這些材料引起一點什麼興趣而了解我，我就獲得赦罪了。初到時，生活窮困異常，乃抱了另一部「自由形式的歌謠」稿，送到朝天門說文社衛大法師那裏，結果是支了一萬七千元的版稅，書名被改爲「中國的歌謠」，——這一改，與我的原意大相出入，然而，我幾乎是無權再嘵舌什麼，在那些年頭，有書可出版，已經是大功大德了，後來聽說紙型已打好了，却顧慮到銷路的有問題，如今「出否莫卜」；就在衛大法師那裏，他介紹了李燦霖先生初次編輯的這一部稿，同時，希望照我的方法再整理過，我一看，是好東西！我滿口的應承下來。

在李燦霖先生的初次稿，有一錄自「中甸十記」的短引，裏面是很帶詩意的記敘着：

二十八年春天到了麗江，不久，我便計劃着過金沙江到中甸去走一趟，一來是想到古宗人的生活中心去考察他們的藝術，再者是想替徐霞客先生完成他當日未了的心願，當日水土司（水僧）因爲路上有古宗盜匪曾阻止了這位偉大的旅行的心願，現在時過境遷，我反而隨着一羣古宗朋友同道走過橫斷山脈。

第一次宿營阿喜，帳篷就拉在金沙江邊，對於橫斷山脈，我從小的時候就很神往，尤其是由橫斷山脈中下來的金沙江，這是長江的上游，對他有更深切的思慕，當坐着渡船由江上輕輕滑過去的時候

• 序 •

候，我曾想到這水是要流到江南去的，因之也想到了不少往事。

過金沙江後，就到了玉龍雪山的後面，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峯，在麗江看玉龍山只是峭拔，現在隔江看去，真是一條玉龍蜿蜒的擺在綠水之上，江山清麗，使人神魂俱潔。

金沙江邊氣候很熱，白天逼得人下江水中洗澡，當我在水中仰頭看到在雲中出沒的白雪奇峯時，心中想對着白雪來游水，也是一種怪有意味的人生奇觀。

白天就是夏天的金沙江上，夜裏倒又清涼得極可人意，而且金沙江上的明月，凡是曾經看過的人，再不作興會忘記。吹過江上的風，更好像還帶有雪的氣味，在普魯士藍的天空中，又湧出兩座銀霧披蒙的大雪山，那裏還是人間的境界，應該是一個北冰洋上清涼的夜夢。

如此江山，如此明月，使人不禁抽出無限的綺思遐想……。

忽然江的兩岸，微風低濤聲中傳來了一縷悠遠曼長的歌聲，我們已經睡下了，又禁不住走出了帳篷，坐在月明中靜靜的聽：——是誰在這江上月明中細傾吐他們的情懷？

漸漸地也聽得出這些情歌的辭句，又像是一對情人隔江相聞的在傾吐他們的無限情愫，又像是在歌誦金沙江上的美麗：

雪山不老年年白，

江水長流日日清。

無疑義地，李燦霖先生是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，在一個人的生命中，能得享受這飄飄然欲仙的樂境的，畢竟不多，不過，這些幸福，對於在痛苦與飢餓線上掙扎的人們，乃至如我這麼一個流浪漢，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下去的事。——我尊重李燦霖先生的用心，盡有着不同的看法，但用不着我有所強，我還是把他的原意一字不易的徵引在上面，我相信對於不能親自到金沙江的人們，因此一觸發，更會體味到在污濁的寰宇中，究竟尚有一

些忠潔的靈魂在傾吐：

雪山不老年年白，

江水長流日日清。

初編的稿，是相當欠缺次序的，我將它帶到自己的住處，在離渝市約六十里的雙山古刹上，當下就開始重抄與剪裁的工作了，那古刹，晨鐘暮鼓，整日裏爲鴉雀的聲音所擾亂，地方是清靜極了，却很悲哀而淒涼，對於一個氣色未老的人，隱士式的日子，還是不大合適的，終於又中止下來。

直到勝利後的一個詩人節集會，我第一次參加了，我坐在其中的一角，雖然有朋友希望我作短簡的發言，特別是歌謠方面的，但是我認爲並不切要，主要的倒是想聽一聽別人的意見，可是不聽猶可，聽了，說句不恭的話，那些議論，使我相當的失望，而且馬上浮起這一些問題：爲什麼對於真正人民的文藝寶藏，發掘得如此不夠呢？爲什麼所謂「學習，學習」，只停留在嘴巴上的階段呢？爲什麼不將個人的浮華，那種不必要的火氣抑一抑，好好的檢討一下自己？……我暫時中止了寫詩，但我相信將來可能有機會再寫而發表詩，不管好歹，還應該整理一些什麼讀讀還是重要的，於是，我又檢起這部草稿。

當我已不再是隻身，攜帶了我的第二個女兒，她才不過一歲半，就道隴海線的時候，大體上已編竣了。

對於這些歌謠材料，我說過，一向把它當成生命的，我保護它而且是日夜爲它祈禱，尤當這些東西復員是轉托友人順江東帶，時間約橫半年，却不斷的謠傳着翻船、遇劫，及其他的意外，使我曾一度心灰意冷，如果是證實，在這一輩子活得少色少光的歲月裏，似

乎交替不下去了。

所幸的「慶以生還」，原物得以到達，才真真正正的鼓勵了我，賦我以生命。

正如金沙江上的青年男女，充沛着豐富的生命力一樣，我千千萬萬的不及他們，他們呀，他們用火熱的感情，毫無顧忌地使山光水色，爲之一變，使茂林巨石，爲之動容，不是仙境，明明是人間，假如有人想抹煞他們這些真實，甚至侮辱了她們，她們絕不是祇曉得沉緬於私情，不曉得是非的：

紅旗飄飄打勝仗，

不是殺手不出來！

這是他們既可愛而又可敬之處，人民的這一點性格是可風的，原來在這一帶的人民，並不是單純的一個民族，除了「大漢族主義者」一貫是從上而下的採取高壓的政策外，所有一般漢人，是與古宗族等相處極融洽的，尤其是從前由南京一帶遷移而來的，他們的後代，似乎體味了這種辛艱，早就與少數民族的子民建立極好的友誼，而且是在共同的歌唱了，如今有些讀音，充滿了江南的意味，這是有原因的。我想，如果這些歌謠有異其他各地的，要是指出它的優美、自然、纏綿……所有這一切的好處，毫無疑地是這二族的人民，經過了生活的凝鍊，互相汲取對方的善處，百年千年，終於結成這紅潤的果子，呈現在一向被目爲蠻荒的地面上，否定只有「正統的文化」才偉大的那一種說法。

根據紀錄者的意見，這些歌曲，是因時因地隨唱隨答的，婉轉追逐，歌之不歇，最好的辦法是句句相對來編輯，可是目下這一點是難於做到，即使要一對能唱的男女來重演，也不可能完成，由於這些歌是靈活而變化多端，一經移動了境界，束縛了情懷，就一定變

成了死的東西，正如現在收集在這裏的，不外是一堆凝固了的材料，不復是當日金沙江上，那種玲瓏剔透，微妙動人的聲浪了。

寫至此，話似乎說得太多了，然而，或則可作一些參考，退一步說，即使話說錯了，也好藉此得到討教的機會，至於書中如果有錯誤，更望各方嚴正的指出，務使人民血汗所成的結晶，沒有了疵點，我是一個淺學的人，明知故犯，願受一切的鞭策。

烽火燃眉，我連苦笑也支持不下去了，躺在靠椅上，閉眼凝思，腦際浮現着：金沙江水平平的流着，一個個的木筏悄悄的滑過去，山前山後，江左江右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歌聲在飛揚，在奔放，在叩着人們的心扉，這是在夢中呢？還是在圖畫裏？……

再殘酷也不過的是：現實迫使着千萬人活不了命，到處有的是喊殺聲，充滿的是呻吟聲，振動着我的耳膜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於自鳴鐘聲中寫於滬南一圖書館

長辭

沙

慶鶴・鼓石

慶鶴・鼓石



追 求

一 唱個小曲逗逗你，
看你有心想沒有心？

二 風吹馬尾千條路，
妹走那條哥不知。

三 高山頭上陽雀※叫，
你要成雙飛過來。

※陽雀有一說是杜鵑鳥。

四 隔山火鐘繞着打，
隔水姊妹繞着來。

五 大路彎彎來遇你，
小路彎彎遇別人。

六 三條大路隨人走，
要走那條隨你心。

七 三兩棉花四兩線，
去年紡（訪）你到今年。

八 爲你才走這條路，
爲你才爬這架坡。

九 只要郎心合妹意，
那怕雲南隔四川？

一〇 眉毛彎彎龍戲水，
杏核（胡）眼睛惹郎心。

一一 小小月亮照天下，
小小鸚哥漫天飛。

一二

小嘴彎彎陪妹笑，
杏核眼睛望別人。

一三

圓糖滾在西瓜地，
有圓（緣）遇見有圓（緣）人。

一四

有心對個十姊妹*，

不知小妹可有心？

*十姊妹是金沙江一帶，男女十人的一種
親密組織，可以說是小小的情人團。

一五

能有幾年十七八？

能有幾年桂花香？

一六

花開那時多採朵，
曉得來年開不開？

一七

妹是河邊三春柳，
到處發芽就生根。

一八

一出大門十二彎，
隔河看見火燒山，
火燒柏木心不死，
聯*妹不着心不甘。

*江邊一帶稱戀愛爲聯。

一九

一根竹子砍兩半，
削成筷子配成雙，
只要郎心合妹意，
那怕金沙這條江？

二〇

三千銀子打把刀，
銀皮鑲來虎皮鞘，
那怕你丈夫打拳好？
拿他人頭對我刀。

二一

高山撒麻撒凹塘，
平地栽花惹鳳凰，

高樓大廈惹燕子，
小妹唱歌惹小郎。

二二

扁担挑水擔鈎長，
雙手抱着擔鈎涼，
家中還有半缸水，
不是挑水來望郎。

二三

十七十八小姑娘，
風吹羅裙桂花香，
順水人情你不做，
能有幾年桂花香？

二四

這朵鮮花鮮又鮮，
可惜生在刺中間，
有心採朵鮮花戴，
人又軟弱刺又尖。

二五

妹家花樹栽棵梨，

枝枝極極結滿梨，
頭回偷梨懂妹罵，
這回偷妹不偷梨。

二六

大河水漲小河混，
不知小河有多深？
打個石頭試深淺，
唱個小曲試妹心。

二七

大河水漲沙浪沙，
河中魚兒擺尾巴，
那得魚兒來下酒？
那得小妹來當家？

二八

隔河望見紫竹山，
砍根竹子做釣竿，
一釣鯉魚反白肚，
二釣情妹上花山。

二九

妹家花樹栽棵梨，

隔月望見牡丹花，
小郎無錢望着他，
小郎栽棵葛籐樹，
慢慢長來要纏她。

三〇

隔江看見花一株，
要想採花又無人，
小妹就是花骨朵，
小哥可是有情人？

期 待

三一

太陽落坡又不落，
小妹有話又不說，
有話沒話說兩句，
莫叫小哥老等着。

三二

月亮團圓十四五，

姊妹團圓那一天？
去年約你約不着，
今年過了又明年。

三三

隔河望見一棵蕉，
大河水漲打起腰，
只要妹心合郎意，
坐在河邊等水消。

相 思

三四

一心只掛你一個，
沒有閒心掛別人。

三五

想你出門望山勢，
但見青山不見人。

三六

把你人身面目忘記掉，

只有瞇笑瞇笑記在心。

三七

吃飯想你留半碗，
吃酒想你留半盅。

三八

吃飯那時思想你，
眼淚落在飯碗邊，
焦愁還比山頭大，
眼淚還比雨點多。

三九

郎是東山一朵雲，
妹是西山一座城，
心想妹家城頭過，
又無穿針引線人。

四〇

姊妹不消常天遇，
一個掛着一個心，
繡花兜肚銀鍊子，
拴在腰中記在心。

四一

打呵欠來口朝天，
妹的三魂落那邊，
妹的陰魂落得怪，
單單落在哥跟前。

四二

走路往你門前過，
踩下脚印跟着來，
實在想你不好說，
請個別人講個變。

四三

一日想你十二時，
沒有那時忘記你，
一月想你三十天，
沒有一天忘記你。

四四

日頭出來紅丟丟，
打把金鈎鈎日頭，
金鈎掛在銀鈎上，

小妹掛在哥心頭。

四五

昨夜做夢臉朝東，
夢見小妹在懷中，
醒來手摸不見妹，
眼淚淌了幾茶盅。

四六

昨夜夢見同妹走，
妹手拉着哥的手，
無情公鷄叫醒了，
眼淚汪汪濕枕頭。

四七

騎起白馬上松林，
松林掛着馬韁繩，
郎說抽刀砍掉樹，
妹說留些掛別人。

四八

隔河看見一條牛，

半角彎彎不抬頭，
半不抬頭想吃草，
妹不抬頭想風流。

四九

半鑽籬笆自來掛，
各掛各的有情人，
銀子不要錢不要，
只要人心換人心。

五〇

小小蜜蜂翅膀黃，
一飛飛到妹胸膛，
把妹胸膛咬一口，
問你想郎不想郎。

五一

大河水漲小河清，
小河邊上栽林檎，
林檎好吃樹難栽，
情妹好耍口難開。